

T1319/1225

12

以道錄卷之二十三

刑部員外郎仁和和部郎弘吉

皇清禮部少詹事四世孫通平

夫婦之信

書竟與我其試哉女子將觀厥刑士二女

錄曰竟之試亦不無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勉勉焉者則有之

上也忽焉者稱屈之則也是故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若

人之常也則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聖人之德也

然必如之何而後謂之刑哉必如之何而後謂之德哉

畢有是而上下和也必謂之不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5 1939

弘道錄卷之二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四世孫遠平補案

夫婦之信

書堯典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錄曰堯之試舜不獨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勉焉者朝著之
上也忽焉者衽席之間也是故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者衆
人之常也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聖人之獨也
然必如之何而後謂之刑哉必相敬如賓而禮義生也必尊
卑有序而上下和也必剛柔不紊而妬忌遠也必動靜不違

引道金
卷之二
而內外洽也此玄德升聞卽莫見莫顯之實而溫恭允塞迺
戒謹恐懼之微孰謂重華之治不自慎獨中來邪不然何以
曰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按舜徵庸以前師旣錫之於帝岳復陳說其詳而猶慎重
歷試不輕付畀爲天下得人蓋若斯之難也後世以征誅
之事數見不鮮而乃引周公之居攝復引唐虞之禪讓曹
魏備之晉宋而下以至唐宋正統間亦倣之彼自以爲取
法乎上而不知堯舜之時豈有如此苟且輕相授受之理
後人規摹無不援古乃至重至大之事最公最美之名
竟爲惡逆文飾遊戲之具他可知矣燕噲於子之雖不得

人而與之之心自出乎誠數姦雄者曾子之之不若輒敢
上擬虞舜其罪可勝誅哉

詩召南厭浥行露豈不夙夜畏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
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
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錄曰女子何以是懼乎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夫美如桃夭
而不冶貞如堅石而不移女子自守必待嫵婉之求也惟士
亦然氣如白虹而不剝精神見於山川而不華君子抱道必
待明良之會也觀傳說之胥靡管仲之堂阜叔向之縲紲王
魏之反讐何期不召至於獄乎此人才困頓之憂女子強暴

之懼自古所同然也

按行露之旨與標梅畧同大有欲速之意聖人曷以取之蓋女子雖以自售爲賤亦以無家爲恥男女居室先王之制豈可愆歸妹之期乖及時之願庸愚過愛其女擇對不嫁多致老少失宜生育艱鮮釀孤寡之痛召怨氣之沴爲人父母抑獨何心唐時門第相高崔盧王李重索聘貲稱賣婚家人不能娶若偶小姓宗族又起而排擯之甚至女大無夫潛囊其女夜置里中無婦男子之室冀其收配以爲幸者興言及此能不慘惻夫道始於夫婦化基乎刑于民無鰥曠物咸得所此所以成隆古之治也聖人著之於

經其示後世深矣

邶風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錄曰易之歸妹曰眇能視以莊姜之賢而遇衛莊公之暴自明者觀之幾欲抉目而去其翳也而乃有先君之思暴與不暴安在哉又曰利幽人之貞以戴嬀之子爲已子而遭州吁之逆人之去之不啻覆几而殲其豚也而乃終小君之位逆與不逆安在哉是知貞可以格天順可以履變易有信及豚魚詩有我心匪石昭貞順也

按莊姜仲氏之賢固顯著矣然衛莊究非晉獻齊桓比也

其寵嬖人未聞匹嫡其愛州吁未聞踰次不然夜半一啼而羣公子出奔如夫人六人而不近人情者進用五公子爭立將先見之衛國矣是則莊雖狂蕩而其心尚知敬莊姜畏國典故石碣猶能以請老之臣成討逆之績也戴嬖陳女州吁既戕其子而大歸于陳奈何不察而如陳就死安知非莊姜仲氏設筭以待之乎蓋至是而戴嬖之心慰矣莊姜之悲終風而傷日月蓋預知有今日哉

鄘風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錄曰愚觀共姜自誓之詩而知貞與天通人而不由也則可以知其人信與鬼合父而不達也則可以知其父蓋身體髮膚之可同者人也人則易見聲響志氣之所感者天也天則難知宜乎父母欲奪而嫁之也

列女傳貞姜者楚昭王夫人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及江水至王聞遣使迎之而忌持其符使者至夫人曰王與宮人約令召必以符今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敢犯約守一而已於是使者往取符俄水大至夫人流而死

錄曰婦人從一而終夫所謂一者非必一人也凡一端一節一約一信皆是王既約以符矣符且不至姜之命索盡乎何

爲其不諒我心也然則其死與不死存乎忘與不忘之間此君子所以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設若可存可亡可召可棄則豈君子之謂哉

按人君一遊一豫當使天下後世可法楚昭漸臺之遊史無明文大約玩物逞志所以來吳兵之入郢也必如孟子所引晏嬰之言而因時制宜法巡守以飭侯度省風俗以齊民志勸耕稼以厚民生閱將士以壯軍實而又簡約扈從自侍糗糧蠲賦清刑矜民紓力則市不易肆隴不輟耕閭閻無不達之情草野沐休助之慶民風以醇吏治日懋頌聲作而怨咨泯民惟恐上之不出遊耳後人論漢武轍

跡幾徧天下而神器晏然由其雄才大畧柄自己搯之故宋太祖數微行而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未免踵漢成唐宣之故習豈開創之良規乎

漢書呂后父呂公者善相人見高祖狀貌敬信之曰相人多矣無如季者願季自愛臣有息女托爲箕帚妾呂媼怒曰公始奇此女云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妄許季乎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季是爲呂后生惠帝魯元公主初與兩子居田中有老父過相后曰天下貴人也見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后具言狀乃追及之老父復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謝曰誠如父

言不敢忘德

後漢和熹鄧皇后太傅禹之孫父訓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女弟也后叔父陔常言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爲謁者修石曰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興初選入宮爲貴人及陰后漸疎遂造巫蠱欲害后会帝寢疾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有遺類后聞乃對左右流涕曰我盡誠心以事皇后竟不爲所祐甘心誓死卽欲飲藥宮人固止之給言上疾已愈后信之明日帝果瘳後陰后以巫蠱事廢帝屬意語有司曰鄧貴人德冠後宮遂立爲皇后

錄曰帝王之興必有天數矧二后敵體至尊又皆君臨稱制

故於天意亟有徵驗非但掖庭之寵可比也卒以內助之奇中益堅沛公之素心而外道之邪謀適啟鄧氏之隆盛天道益可信矣

按呂鄧二氏其先以得后爲慶其後皆以后故殃及子孫不如不后之爲愈也呂雖悍然高帝欲易嗣子后不恃與同艱苦之恩出言強諫又任朱虛侯爲呂氏畏憚無有怨憾欲封產祿先問大臣均爲識體乃鄧后初若賢德而貪戀權勢利立幼君諸臣奏言還政皆遭罪戮弟康絕屬籍成翊抵罪杜根囊撲至死何前後之相違也使得常如在陰后時戰兢小心詎復詒身後之禍哉

淮陽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囑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棄託不信背死不義與其載於地而生寧載於義而死且以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自立於世因欲自殺其父母懼遂使卒養其姑姑死塋之終奉祭祀

錄曰孝婦一戍妻耳自漢至今傳之幾千百年向無信義豈不與草木同腐哉一時之榮枯甚微萬世之節孝實重嗚呼以是坊民猶有食君之言負已之諾背人之約如詩所刺聽

言則對誦言如醉者可慨也夫

沛郡劉長卿妻同郡桓鸞之女也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又天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誓信宗婦相與愍之曰若家殊無他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以表其誠何至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歷代不替男以忠顯女以貞稱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沛相王吉上其奏朝廷旌之號曰行義桓鸞

南陽陰瑜妻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少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爽詐稱病篤采不得已歸懷刃自誓爽勅衛甚嚴遂之郭采僞爲歡悅狀謂左右曰我本立志

與陰同穴而不免逼迫以至此素情不信奈何乃命建四燈盛
裝飾請奕入見奕敬憚之不敢逼至曙而出采既入室而掩戶
以粉書屏上曰尸還陰氏遂以衣帶自縊

錄曰二女皆出名家表儀斯世爽迺不信其女自貽伊戚吁
可惜哉采之不改初誓真有謂余不信有如皎日之風雖然
與其言笑晏晏偽爲歡悅之色何若信誓旦旦以貞志於未
然乎此荀之從權而死不如桓之守正而生也

魏書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蚤死
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爲信居止常依爽及爽被
誅詔與曹氏絕昏強迎令女歸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又曹氏

無遺類乃微使人諷之令女嘆且泣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
入室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意乃阻或
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辛苦乃爾令女曰聞仁者
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
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不爲也

錄曰義理之在人心達人鉅公與婦人女子宜乎有間而反
相戾何也道上之汙染指者甘之沸鼎之羹垂涎者饜之若
乃山下之泉其清自若也太羹之味其質猶存也匹夫匹婦
之心可以動天地貫金石而百官朝著之間曾不若弁髦土
梗然此君子所深嘆也

按懿爽同受顧命夾輔幼主爽爲宗室世臣而懿不過以
勲貴同事包藏禍心忌爽非一日矣爽才雖不逮懿然當
權用事時懿不敢抗至稱疾以避逮爽歿而幼主已不能
保其位馴至篡立爽亦有功於魏哉史稱爽服食擬乘輿
珍玩過太府取宮人爲伎樂作窟室而縱酒諸事大都過
寔未可盡信卽令女數言不惟慚汗乎二心之臣而凡爲
趨時附勢反覆異同之流稽其行而定其名皆不得比於
人類矣曾是而莫之省乎

晉書虞忠妻孫氏權族孫女也忠亡誓不改節撫孤潭童幼訓
以忠義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弼叛率衆討之孫傾貲產
以餽戰士潭遂尅捷及蘇峻亂潭守吳興假節征峻孫戒之曰
吾聞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爲慮仍盡
發其家僮助戰貿其所服環佩爲軍資遂拜武昌侯太夫人加
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卒年九十五帝
遣使弔祭賜諡曰定

錄曰婦人之有諡古未之聞也以孫之純行不爽諡之曰定
誠無負矣蓋惟其効夫也誠故其教子也篤守節也堅故其
享壽也久歲寒知松栢其定夫人之謂與

按盈其實而後享其名劭其德而始安其壽此天之道理
之常也虞母兩遭叛亂竭力以輔征討其心苦其志堅矣

強通錄 卷之二十三 九
故能以郡守卽致封侯尊養有加榮哀兼備福慶出於憂
危歡娛由於屯難天下至快之事必貞之至困之中故沾
體塗足乃有逢年之樂焚膏繼晷始致稽古之榮彼夫不
稼不穡而希三百禾廩或作或輟而冀獵名倖取猶夫廝
養賤夫方入券於朱門不耐奔走之勞且恥臂指之使而
徒目擊心艷歎望於鸞篋綠繡之不及也此僮豎之肺腸
曾士君子而顧做法之哉

唐書太穆順聖皇后竇氏父毅在周爲上柱國尚武帝姊襄陽
公主入隋爲定州總管神武公后生髮垂過頸三歲與身等武
帝愛之養宮中異他甥嘗謂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識不凡何可
妄與人因畫二孔雀屏間昏者請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射
者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之

錄曰匹配之道非惟夫擇婦婦亦擇夫及其至也莫不有一
定之分詩所謂天作之合者也晉隋之際巧藝如堵畫屏之
雀比之貫虱特易耳而卒中雙目乃神堯之主固知天所
一定非人力可強求也其後長孫后之圖昏因以知太穆之
奇子二帝二后媲美同德追視連交二捷豈偶然哉

太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曰臣仰稽天象
俯察曆數其人已在宮中爲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
其兆旣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

違且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但自今已往尚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唐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錄曰假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此權謀之言也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此術數之言也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三代之所以本支百世用此道也太宗於不義之事不辜之戮何所不爲天所以報之者一間耳以帝之英明剛斷能料事未然一宮中親屬不可推而得之邪故知天意所在人不能違與其計利害之大小不若論義理之得失君子之可信者以此

按曆數之術人甚神之然頗有不盡然者周家卜年七百而過其曆晉武探筮得一亦越數傳使太宗而能窒欲則士護之孤女何因得入掖庭使高宗而能窒欲則在寺之優婆何故令其蓄髮高宗蓋習見明母之可寵故不憚於才人之册立也夫匹夫一念之善尚可挽回造化如謂歷年修短定關曆數則是勵精之主調燮之佐同心戮力之臣皆屬無益不且長媮安苟且之心也哉况未來渺茫誠難臆度高齊以亡齊者黑衣燒殺上黨王渙等而仍爲黑獺子孫所滅周世宗以黠檢作天子去張永德而不疑宋祖元魏道武開時術士言必殺清河萬人方可免咎而不

知乃愛妾倖臣之名卒中其害由此觀之雖屬神驗寧可據以爲斷是以長國家者必務修德弭變毋徒濫刑以爲靖亂之術也

東都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天后時宰相魏玄同選尚書之先爲婿未成昏而魏陷羅織家徙嶺表比還女已踰笄其家無以資衣食議下髮爲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厚豐必有令配子孫將遍天下宜北歸行至荆門則裴已齋裝迎矣後生八子皆擢明經任臺省先是寬爲潤州參軍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一日詵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訪諸吏曰裴參軍居也詵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以鹿肉爲餉致而去不敢自

欺故瘞之詵嗟異許妻以女至日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瘖而長旣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鸛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卿妻也何可以貌求人邢柳玘嘗曰今勢利之徒舍信誓如反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

錄曰恒之爲卦也聖人久於其道先之以誠暎繼之以直信終則有始是以其道大亨也咸之爲卦也君子以虛受人得其正而相感量其才而求配有感必通是以其道亦亨也方魏氏之罹變也豈暇計女福之豐哉然而長女長男之情未嘗易也一旦剛柔皆應而子姓蕃衍有不待求而得之矣及韋氏之擇婿也亦豈顧族人之哂哉然而篤寔誠懇之義真

弘道錄 卷之二十三
有見也一旦女說而應而爲賢公卿妻又豈伺卜而知之哉
可見古人動必以誠事必以信而天之報施亦自不爽豈區
區勢利所可及乎

按宋周益公必大長身瘦面狀如野鶴壽皇嫌其福薄初
監杭州利劑局局內失火火犯十餘人當死問吏曰此火
設起自官應何罪吏曰削職必大遂自誣服罷官歸後竟
登庸且享壽考正與裴之報施相似何可以貌貶人邪晏
嬰眇小而相齊名顯馬騰魁梧而兵敗身亡人之休咎豈
在形軀用人者不必類擇瓜但取肥大遣將者不必選豐
厚以爲薄福之人難與成功也至如巫尼之言尤難盡信

魏女幸聽之而不爲尼子孫蕃衍徧天下似矣乃柳渾不
用巫言爲僧後亦得壽位且宰相一何大相刺謬邪蓋裴
氏世篤行誼天故鍾祥於積善之門凡人一生之倚伏全
藉此心之轉移觀於數公之所爲而益信

宋史周渭妻莫荃賢婦人也渭家恭城劉鋹據五嶺渭率鄉人
踰嶺將避地零陵未至中途賊起斷道絕糧復還恭城則廬舍
煨燼已脫身北上建隆初至京師上書言時務召試賜進士出
身太平興國二年爲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初渭北走時不暇與
荃別二子孩幼荃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
違難遠適必能自奮益親蠶織躬碓舂以給朝夕開寶二年南

漢平詔訪求賜錢米存恤之及是凡二十有六年而渭始還故里與荃相見二子已畢婚娶時人嗟異之

錄曰愚觀莫荃之事而嘆秦漢間之俗之悖也夫蘇秦之婦一炊尚難買臣之妻信宿不待矧於二十六年之久二子孩幼之別乎宋室方興化行嶺表故蠻俗爲之一變而渭之復還不至如位高金多前驅擁篲闢人以治道者嗚呼荃之行固可傳而渭之賢亦有足多者矣

理宗謝皇后生而鰲黑醫一目父渠伯早卒家益破嘗躬親汲甕初后祖深甫爲相有援立楊太后功楊德之理宗卽位議擇中宮太后命選謝氏女后獨在室諸父擇伯不可曰卽奉詔當

厚奉資裝會元夕有鵲巢燈山衆以爲祥乃應詔后旋病疹良已膚蛻瑩白如玉又藥去目醫時賈涉女有殊色同在選中及入宮帝欲立賈氏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位中宮左右亦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邪帝不能奪遂定

錄曰自賈涉女有殊色雖詘於衆議未正中宮而衽席之愛孰能奪之於是似道由司倉小吏赴對大廷旋即軍中拜右相蓋由鴆毒之害生於其心而虎狼之威害於其政卒致趙社丘墟謝后俘辱而帝之顱骨亦不能保其名固賈其禍實真左右竊語之言與擗伯辭昏之意鑿乎爲可信矣

按楊后謂謝女端重有福要是德深甫而欲貴其後假爲

此詞愚帝非實有確見也婦人之義足不踰闕謝后當垂盡之年不肯自善其終猶欲苟延一息之命甚至舁牀相隨北去豈可謂端重運丁陽九宗社丘墟豈可謂有福惜也多此七年壽耳設令歿於臨安未下之先不易壽春夫人之號則生榮死哀愜然無憾向者之言不幾信而有徵哉若元祐孟后因被廢而不及難兩當變故皆能反危爲安則可謂端重有福矣乃宣仁歎其福薄其言非不有驗然非謝后所得比也

黃龜年未第時家貧自處湛如及應鄉舉有考官李朝旌職本縣尉見龜年大奇之私自語曰安得此郎出我門下旣而果與薦尉喜甚願妻以女後龜年登第歸尉已捐館妻孥輿櫬相遇於道龜年哭之使人道意請遂初約尉妻辭曰往事尚忍言哉無祿縣尉清貧死無私積吾攜百指扶護西歸衣裝斥賣殆盡懼不能達那可議先輩昏先輩第黃甲當結好鼎族吾且行矣龜年垂淚曰吾生已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語若遂吾志秋毫自齋不敢聞命遂定昏邂逅間分攜慟哭而別

錄曰劉廷式黃龜年皆不因登第負其初心者彼富易交貴易妻已先喪矣何暇責人乎檜之四疏誠非忘自責也彼常同詹大方者希檜意指以爲趣操不正附麗匪人則時事可

知矣

按龜年之賢出於世俗然非尉之知人尉妻之量已則龜年之行不顯要皆未免爲世俗者也世俗有女惟知締結目前華胄孰能物色於未第之先且家貧不給者乎當此人亡物故幸得坦腹清華更必喜出非常詔有先見藉是以爲榮假之以有立深冀其後之不可量女之得所歸烏知非百指之有望哉而自揣窮途不敢援附觀其吐辭委婉至情流溢聽之令人矍然起慘然傷昔蒙顧盼能不動心故尉妻信之已而龜年信之人所謂相得益章者爾

邵武志黃氏名淑字致柔建寧三溪人幼通經史能詩文詞翰俱美適同邑進士王防防爲泗州戶曹卒黃挈其柩回哀毀骨立服除親戚間議改適黃聞之曰何面目見王司戶乎不從竟憂鬱以死臨終囑其妾曰吾所爲詩不忍棄其以殉妾廼以橐置柩中其父拾其餘尚百篇內有詠竹者云勁直忠臣節孤高烈女心四時同一色霜雪不能侵

錄曰愚觀周詩南有喬木一篇凡云不可蓋八未嘗不嘆貞女之自信而人亦敬信之也彼後世蔡文姬李易庵朱淑真寧有此乎是詩黃所自作苟殉人請將安信乎竊恐爲士者雖有是作尚未能盡信也嗚呼可不慎哉

按人有恒言女子無才便是德似乎無非無儀不必見長

於柔翰然自葛覃卷耳以來閨媛之作歷代有傳屢屢抗
聲於秦國河激發歌於趙津南鳥北羅何氏擅青陵之策
東走西顧竇妻留白兔之章盤中曲陌上桑偕流鴻藻孤
燕吟寡鵠操同著堅貞此其婦順實乎尚矣他如道韞咏
松媿好賦扇韋母絳紗之設文君白頭之吟左鮑兩家擬
古競勝蘇侯二氏迴文並垂宋廷棻五女齊名學士劉孝
標三妹克配良人誠彤管之翹英爲青編所紀美乃至白
江州之幼女亦刊紫石之書寇萊公之侍兒尚有寒梭之
什章臺賤質柳色偏青巴李貧門榆錢自樂蓋成俗盛於
唐代而流風沿於宋元上自金屋之姝下逮綠窗之秀組

文綺錯禿花頰而難窮簧韻珠旋罄湘函而靡數若以才
逸則埋香掩玉此外不又多乎獨是旣熟小山之篇宜諳
大家之訓而乃有如樂昌蔡琰淑真清照諸人者望圓全
於破鏡寄哀怨乎邊笳有約昏黃楊柳正看月上偏逢駟
僧桑榆猶歎時乖則是委絮隨風落筠去節貽羞巾幗之
輩播醜聲詩之中反不若匹婦無文得以自藏其拙已黃
氏見之志乘雖不僅以詩傳而行與言一詩以節顯誦其
詩愈欽想其人不特可與魯次室女漆室女爭光比烈卽
鬚眉丈夫富於才而絀於德言與行違閱此寧不汗顏也
哉

弘道錄卷之二十三終

弘道錄卷之二十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四世孫遠平補案

昆弟之信

史記成王與其弟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吾以此封若史佚命擇曰王曰吾與之戲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于堯之故墟號曰唐侯

錄曰柳子曰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弱小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愚謂不然夫古之聖賢善引其

君於當道必因其善端發見之微而成之孟子之論穀鯨有以也而况幼冲之君乎蒙之九二曰包蒙吉六四曰困蒙吝夫以幼冲之君其心譬則始萌之物柔弱未固以順正之則直而達以拂逆之則遏而邪故當治蒙之任者必大其含容將順輔導之不置則能成治蒙之功而無往不吉苟其一言之出未至於惡也而遽拂戾之一事之行未至於背也而遽阻抑之則蒙者之心祇見其束縛有不勝其困者而吾之所行亦無往不吝矣夫成王雖有一言之戲廼施於同氣之親使爲周公者毅然正其辭色以爲不當封又不當戲則徒畏吾之拘迫其心必轉而向之他矣故曰成之廼所以將順之且使戲言之失泯然不見其迹然後吾之言油然而入人之深豈不君臣俱美乎後世有不能就其君一念之微而擴充之專務困蒙以自取悔吝者其於周公又何有焉

按皇極經世載周文王生於癸巳崩於巳巳合九十七歲又十六年而武王崩蓋武十三年伐紂又三年而崩則文崩時武年已七十有七是文王二十一歲生武王尚有伯邑考居長生子之早固不足異獨是武之於成王叔虞則有大相懸者通鑑編成王之立年十三歲是武王八十一歲生成王也鄭康成又謂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武王八十四生成王不知何據賈誼則言成王少在襁葆之中夫襁

引道錄 卷之二十四 二
葆者二三歲之嬰稱也是武王以九十餘歲始生成王猶
有邗晉應韓諸少子何其生子之遲且多邪且史記云武
王納呂尚之女邑姜而生子誦夫後車之載當紂十五年
時尚已老安得更有未字之女以作配邪况成王立九年
始以桐葉命虞猶言弱小虞與成王同母則果邑姜之所
生者邪事雖無關重輕亦考古之疑竇也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
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
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
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

君二十二年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冬十一月已
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
緡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錄曰霸雖以力然亦有道焉曰愛衆睦親之仁曰排難息爭
之義曰聲盛致志之勇曰度德量力之智襄公乍會而虐二
國之君不仁甚矣始盟而肆圍城之暴不義甚矣創霸而被
執伐之辱無勇甚矣屢敗而無反已之明不智甚矣無是數
者不知襄公何以求長於諸侯邪譬之市井不逞之徒其囂
囂武斷旁若無人也或今日而興一訟明日又興一訟幸而
獲勝則欣然自滿不勝則不反諸已且隔別而求勝焉然而

引道金 卷之二十四 三
不免縲紲矣刑罰矣猶未足爲懲也必至於大戮而後已焉
宋襄之禍何以異是子魚之言雖筮龜不足憑矣

衛宣公烝於懿姜生急子爲之娶于齊而美公自取之生壽及
朔是爲宣姜懿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命往諸齊使盜
待于莘而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
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
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盜又殺之國人哀之爲之賦
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
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錄曰古人於當死之際必擇一善以爲成名之地後世則胥
亡而已漢之孝武子史皇孫唐之建成元吉宋之光美德昭
均一死也人人得而議之衛之伋壽晉之申生民到於今稱
之豈非能擇死所乎或曰君子貞而不諒二子之爭死諒而
不貞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雖然不諒不果紛兒而
奪之食其去數子能幾何哉

檀弓石祁子之父駘仲卒無適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人
謂之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如之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
喪而沐浴佩玉者不從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

錄曰孝弟順德也故通於神明信於卦兆所謂官占惟先蔽
志昆命于元龜是也彼五人者信卜而不信已謀人而不謀

神何俟啟籥見書而後知三龜之不從哉

按古之龜卜其應如響故有信若蓍蔡之說先王特設官以掌之重其儀以敬之周官龜人掌六龜之屬取之以秋攻之以春灼之之法上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又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曰方兆功兆義兆弓兆皆所以使民信鬼神定猶豫決嫌疑也唐虞禪讓而枚卜周武征誅亦必夢協於卜聖王定大事莫不以此後如晉卜驪姬秦卜韓原陳敬仲卜光遠有耀衛孔圉卜元亨建侯皆言出效彰不殊面命後世惟魏管輅晉郭璞爲得其授占驗最精自是以往其風漸衰至以此爲世之餘技置而

不用豈古聖人制龜卜之初意哉尤可異者豎儒不察誤以龜爲神物平時參養敬奉遇有疑事則迎而卜之然稽之經傳詩曰爰契我龜仲尼曰龜之智能七十二鑽無遺策則皆取刳腸之骨占之占後櫝藏等於貝玉朝聘大祭列之金璧之前故莊子云楚有神龜王巾笥藏之不如生而曳尾泥塗也禮記臧氏有守龜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是必鑿契而後用豈生而禱之之謂哉且物之靈固不如人之靈也春秋賢士大夫如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應輒不爽一皆幾之先

見者也石祁子不徇人言而反得兆蓋有不忍忘乎其親之心卽爲鬼神所許是以君子吉凶悔吝惟卜之於已而已其於趨避何有焉

漢書高后欲立諸呂昆弟爲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啗血盟諸君不在邪今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平勃曰當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

錄曰翦桐之信與啗血之盟何以異乎叔虞手足之親分封者制也故周公不妨於成之諸呂邪昵之私欲王者悖也故王陵當有以正之此人臣之義必以陵爲法平勃之言幾於長惡容悅倘後此不能鋤去果何以見高帝於地下乎其得成者幸耳

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畧賣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山作炭暮臥岸下岸崩壓死臥者百餘人少君獨得脫從其家之長安自卜數日當爲侯時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

引道錄 卷之二十四 六
是復問其所識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句沐沐我已飯
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賜第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
不死命且懸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又復效
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二人由此爲退
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錄曰愚觀漢世大學不明舍天子之元子衆子不教而獨教
此二人可謂不知類也已彼絳灌者何所而不爲已謀哉始
也懼禍之及終也畏命之亡况此兩人所出古今罕聞一旦
得志惕懼若此何况寢寢奕世之權寵邪莽所由來之患非
一朝夕之故矣

宋史王安石執政王安禮上疏曰人事失於下則變象見於上
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
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
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祈禳小數恐不足以應
天變神宗覽疏嘉歎諭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謂不應阻格人
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不之見與近習蔽其
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

神宗又語宰輔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曰言朕
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爲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
令分析左丞王安禮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左丞對

引道錄 卷之二十四
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曰誠如上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

錄曰自古垂戾之臣或能欺於其君而不能欺於其家能欺於天下而不能欺於同氣苟其兄曰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而其弟曰人事失於下則變象見於上其君既曰一指蔽目雖太華不之見其大臣又曰左右近習多小人壅蔽其主帝豈不曉然明白然而卒不能移此理殆不可解豈天意使然哉不然以老臣待弼非惟無以副之而以弟訟兄反謂益當自信縱使迷惑何至顛倒若是邪

按安禮不阿其兄而內盡正色之規外著直言之節洵爲處兄弟之變者法矣安石執行新法初意本欲彊兵以伐夏勝遼而彊兵必先足用是以青苗免役方田保馬雜然並興其與神宗深謀密議注心全在乎此但掊尅民財雖文以周禮周官亦不爲正人所許則所引爲助者無非惠卿鄧綰李定之儔一惟諂媚希意自圖榮進卒之害民誤國并喪其名以貽譏千載豈其學術固然乃坐學而執拘以致強解傳會窒於時事耳其言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私家取債亦須一鷄半豚卽竭天下以奉乘輿亦不爲過而取士廢春秋之經邏卒察輿人之謗甚至小民斷腕避丁上天示災示儆謂不足怪寧讀書有道者固如是邪且

其折趙抃有云君輩坐不讀書殊不知聖賢學術首以得民爲本知人爲要苟於民之休戚人之邪正瞶然罔覺而徒偏執一見任情使氣忌人異己詎足以善天下事哉安禮爲惠卿珪惇百方讒阻而身名兩全令聞至今高出乃兄之上由其先有遠佞人之明故其後無福建子之悔可知讀古之士務在洞察人情曉暢時務聞善必當從有過勿憚改正不必高自位置援賢聖而居之不疑也

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

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以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錄曰行實之所狀陟降進退作止語默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明道之所序聖賢傳統師友淵源所不繫於其因心之論也然則潞公能題之顧不能序之何與二夫子之在當時媲美同德譬則圭璋瑚璉肆無貳價而玉人異其品題世將反不信矣回視安禮之訟安石可同日語哉

按誌銘行實古禮無之檀弓云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是古之銘卽今明旌而今之銘是做几盤鐘鼎之體爲之鑱諸甌石以納壙中者也又云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用三代禮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用殷禮則推死者之志以制殯殮喪葬之度數非文誌也古但有誄如魯哀之誄尼父展禽妻誄其夫誄累也累舉平生實行而定其諡此卽行實所由起者乎然禮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諸侯相誄非也蓋易名之典錫之自上無同儕私諡之例云爾又禮喪大記天子下棺六綽四碑諸侯四綽二碑大夫碑綽各二士二綽無碑碑以木鑿孔樹

之槨旁貫轆轤以下棺於穴碑者悲也自夫子題季札碑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題殷太師碑曰殷比干墓而後又做峒嘯之體以表功德故齊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於宋顏延之以王彌素族無有銘誄爲作墓誌遂相祖習然魏繆襲唐盧承慶碑誌第記姓名官號日月及祖父姻婭不爲虛文猶存古之遺意而碑誌寔自此始矣至華表之設仿於蜀妃擔土武都山疊石以表墓門東漢中山王傳神道註中所謂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爲梁者是也及唐秦叔寶陪葬昭陵太宗詔斲石爲人馬立之墓前以旌戰功此又石人馬之始然丹陽郡志載梁簡文莊陵有石

獸高丈餘金牛山齊梁諸陵皆有大石麒麟辟邪夾道則其從來亦遠豈傳所稱始於秦時翁仲者邪夫中古之制衣足蔽形棺足周身附於身者猶且不崇虛飾何況墓前之物卽曰沒世無稱君子所疾然人苟有可傳縱無碑誌世自稱之倘本不足稱而必求達官貴人之著作冀附名以不朽賓大於主言浮其實徒增識者嗤笑而已晉謝安墓空碑無文謂其功德甚大難以名言韓退之文名滿天下而人譏其諛墓蔡中郎碑文惟郭有道一人不愧綜而觀之則何必務求粉飾以致交譏爲此有損無益之舉哉若姚元之司空圖預成壽藏白江州陶彭澤自爲誌傳實

敘生平不爲夸大則庶幾得之矣

王庠弟序累世同居號義門父夢易嘗攝興州改四川茶運置茶鋪免役民刺史恨其不出已以他事中之鐫秩罷歸而卒母向氏欽肅皇后姑也哀毀憤切庠謂序曰父以直道見擠母撫柩誓言期我兄弟成立贈復父官方許歸塋相與勉之遂閉戶窮經史蚤歲上宰相書持中立不倚之論呂陶蘇轍皆器重之又以經說寄蘇軾曰二帝三王之時士志於道德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子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反不如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之而不行也軾復曰誠哉是言元祐中呂陶薦之應制科遂論時政得失謂中外壅蔽將生

寇戎之患下第竟歸大觀中行舍法復以庠應詔辭曰昔以母
中年求侍養今母老乃奉詔豈本心乎廼以序升朝贈父官始
克葬至母卒終喪復舉八行大司成考定天下第一詔旌其門
太后嘗欲官庠輒以遜序後庠卒孝宗謚曰賢節

錄曰甚矣晚節之難也以庠之篤信好學不輕仕進悅親信
友不干榮祿或議其暮年隱操少衰士可不慎乎哉或又曰
庠廼貴戚之巨擘始之淬勵徧交名賢願以顯親之名卒之
浮沉無所建立遂以成已之志其居第之華縟恩命之輝煌
蓋亦不得已非可以偉元之行仲車之節責之也

按六經之語皆古聖賢得之心行之身而告諸人欲人身
行而心得者也必萃其精力竭其神思探之深而求之篤
日積月漸嚮往弗衰乃能有益若止視爲口耳之資雖勤
勤誦說究於吾身何關哉夫漢唐之時書籍難得偶有善
本轉相謄鈔校讐慎重專攻熟習必通貫而後他及自後
唐長興三年刊板印行後周繼之書遂徧布天下石倉之
家不止插籤三萬軸汗牛三十乘而已竹簡易爲楮紙卷
帙變而摺釘愈簡愈多而經術之士遠不如昔豈非得之
甚易故習見而忽之邪庠之經說真世儒之針砭也

理宗幼名與莒弟與芮潛龍時日者嘗言二十極貴人未之信
時史彌遠在相位久皇子竑惡之丞相念欲有所置會沂靖王

弘道錄 卷之二十四
宮無後欲借是陰以爲備有相府館客余天錫性謹愿不預外事至是告歸鄉試彌遠謂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江抵越之西門會大雨門左有全保長因過避雨保長具鷄黍甚肅須臾引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全曰此吾外孫也天錫憶丞相所屬且其班行良是以告彌遠遂命二子來保長喜鬻田治衣冠集嫺黨送行天錫引見彌遠善相大奇之計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踰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保長謝不遣彌遠密諭曰二子長最貴宜撫於家未幾召嗣沂王迄卽帝位

錄曰愚觀余天錫鄭清之皆以學究而致位台鼎趙與莒與芮本以齊民而升聞至尊是時八柄之重九五之貴止在呼吸掌握轉移進退之間朝廷不預聞也母后不預知也宋之天下至此徒寄空名於其上爾如此奸據安得不深信計安得不密權寵安得不尊而師相又安敢復制儲極又安敢復恃乎易有不密害成詩有耳屬于垣蓋言權也

按王者無私必天下視同一家其有以藩府舊人竟同開創佐命之臣而私之獨畀美官超登高爵非示人以公之意唐宋之君每每坐此卽漢文賢主而從代來宋昌張武諸人首先封侯宿衛亦不能免恩加自近况不及漢文者哉唐時房玄齡奏稱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太宗言

王者至公無私當擇賢才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其言雖如是而考諸當時王珪魏徵而外至公相者亦惟勳舊爲多甚矣私之難克也理宗時余天錫以相門館客而躋膺仕鄭清之起家國子學錄以曾傳沂邸卒爲右相彌遠有援立功稔知其惡而終身榮寵不衰此尤蔽愛於所私者又在唐順宗穆宗宋徽宗寧宗下矣然天錫行事不少槩見獨清之繼起爲相大反彌遠所爲召用正人廣開言路不務權勢進退雍容亦可爲不阿不黨者由其出身文學與他途倖躡者不同故也

弘道錄卷之二十四終

弘道錄卷之二十五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四世孫遠平補案

朋友之信

皇王大紀舜年二十孝友著聞有友七人焉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當是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立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苟無信雖口辨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

錄曰七人皆不可考若以三墳五典人所不見而言所不知尚多矣錄之以存其名俾知友道之所自始也

大學傳曰與國人交止於信

錄曰文王之國所與交者何人乎有伯夷太公爲之表帥有
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爲之左右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
爲之服從苟根柢不立則一言一行無非僥倖苟且貪吳罔
極之事而以服事殷亦虛文矣故不曰朋而曰國人蓋以三
分天下有其二言也

論語子曰朋友信之

錄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所賴以踐履篤實成始成終者
苟爲不然則性與天道不過口耳之傳躬行君子未爲允蹈
之學而或以爲異或以爲隱或以爲有知或以爲多學紛然
起矣惟信也故無言如天無輓如地兩端不以爲竭四教不
以爲煩語而難顯默而難藏果而確而已矣厥後以萬世爲
土其崇德報功亦惟在是豈非聖志之所立乎

按朋友相於五常皆在所重而專以信屬之者亦謂形迹
本疎萍踪偶值非有誠意孚結不能獲其同心之益耳然
信之一端不第語言要約凡仁義禮智之施具有真寔無
僞之致存乎其間道德之磨礪行誼之扶翼必皆盡心直
道以期相與有成始得全乎其信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
本天經地義之不可移獨是朋友則以義合務使規之中
正祛其偏邪而歸於至善於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
無所不用其極故五倫必藉朋友而克盡亦猶五常必藉

信而始全也

又曰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錄曰弟子之職未志於學者也若夫君子之學則皆大人之事矣然一則曰謹而信一則曰主忠信無相別者何也蓋學與時習悅與朋來皆人性分中事由初學以至入聖一也人惟不察乎此或於初學之士間以謹信爲務至大人之事便以信爲末節友爲虛名不知治國平天下之要道不外忠信以得之然則君子豈可不務此爲之本乎

曾子曰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錄曰古云信萬事之根柢也何獨惓惓於朋友哉蓋父子天性兄弟懿親君臣義合夫婦形交皆有截然之定分心志不容以不同言行不容以不顧至若朋友東西南北之人一旦聚首無骨肉之親無天定之分其中之所底意之所向孰從而知之苟非信以爲本其勢未能如君臣之不可逃夫婦之不可反父子兄弟之不可離者衷之不恤握手何知言之不顧拍肩徒若將不免如谷風之所怨鬼蜮之所譏矣然其至要莫如約信而合其宜使不合於宜則固有所謂死黨者有所謂市交者有所謂尾生白公之行者三子之在聖門守約莫如參篤信莫如商務本莫如若信道立矣有朋之樂亶其

如此學者其可忽諸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錄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者欲得之於己吾斯之未能信也爲人者欲見知於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也嗚呼知子羔之所謂賊則知夫子之所以悅矣

告樊須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錄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聖人未嘗廢情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亦未嘗任情也然此豈須之所及哉雖然伊尹躬耕周

公明農跡也推其心則樂堯舜之道與兼三王之事是故匹夫匹婦有不被澤者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何嘗不用情乎天無烈風迅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何嘗不好信乎吾儒所以配天享地不與區區細民同者正惟在此以是爲訓猶有陳良之徒盡棄其學而學並耕之說者

按夫子言上好信卽大學所謂與國人交止於信也信非止期會發徵亦非專指信賞必罰凡一政一教必體之於身絜之於矩小大無二視貴賤無異施遠近無殊致上之德意無不究之於民民之欲惡無不通之於上情聯勢浹將天下如一家億兆如一人彼此共喻纖微不隔如臂之

使指響之應聲建旆順風不疾而速居常而循禮教則率德歸化而無所於違遇變而用兵刑則畏威敵愾而所向悉服以貽孫子以保黎民萬年百世可以貞之好信之效如此豈一端一節之比哉

左傳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穀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篤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公從之使趙衰爲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臣弗若也又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毛卒使衰代之辭曰城濮之戰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

錄曰愚觀成子忠而有文豈不信哉夫以人事君曰忠三讓三獲曰文宰天下者當急務此也徒以其霸而廢其文迺攘取高位以饗異寵由今視之曾不若腐鼠其視衰偃等爲何如哉

按命官之際貴於克讓蓋讓則公公則善無不知才無不舉而任賢使能各當其任矣讓則和和則同寅協恭相濟相成而修弊舉偏政無差謬矣况競相推遜賢知顯出優

劣畢分人自務爲修已崇實之行而文飾干譽馳騫奔競之徒無由得進久自衰息矣雖然趙衰之讓以其能信乎朋友也而衰子盾于董之蒐以中軍佐拔起爲帥偃然居之遂使陽處父殺續簡伯罪狐射姑奔一不讓而殃及寮友然則讓與不讓之間可以逆觀其效矣

季札使過徐徐君好札劍札固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劍繫其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札曰始吾已心許之豈以死而倍吾心哉

錄曰徐君欲劍之意未露也札以心而知之卽壽夢立札之意亦未露也札亦以心而知之其繫非劍也將以明已之信也是故心不可倍則國之不可受斷然明矣

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旣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宣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母或句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母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韓子辭玉私覲於子產且以拜賜

錄曰此與國人交止於信也可以見古人雖一物之微一事

之細不肯背信負約而後世或以爲無害也孰知不旋踵而
害亦隨之然則得玉而失諸侯在春秋時已然矣而能如韓
子之不吝改過克保令名者果何人與

按季子之於徐君止謀一面且好劍未嘗明言也其人已
歿誰與明信而季子猶不違之執政之於賈人不同氣類
且狙獪變詐口不二價非所責於若輩也而恃此盟誓子
產猶欲保之夫然則豈有其言已出其人尚存而久要弗
踐者乎豈有同僚共業夙昔周旋而恐懼棄遺者乎類而
充之則交道始全而信義可久矣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善者吾行之其所惡者
吾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
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
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日今而後知吾子之信
可事也蔑也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

錄曰韓愈氏嘗作頌曰在周之興憲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
使監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蓋以惜之乎
既往也又曰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乎
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蓋又惜之乎方來也然以君子之
自處觀之危言危行者鄭人之遊於鄉校也危行言遜者周

王之德於衛巫也故當僞之時而論執政則可當厲之時而議監謗則不可不思其可不可而獨計其毀不毀則亦徒然而已

史記程嬰公孫杵臼者趙朔客也下宮之難杵臼謂嬰何不死嬰曰朔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吾徐死耳無何免而生男屠岸賈聞而索之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且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襁匿山中給以告發師攻之杵臼曰程嬰旣不能死

與我謀匿孤今又賣之抱而呼請活之不許并殺杵臼然真孤兒乃在嬰與俱匿後十五年景公病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崇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絕祀者其趙氏乎具以實告乃召見之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厥曰昔者之難屠岸賈爲之微君之病羣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願之於是召趙武徧拜諸將攻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嬰乃辭武曰今子旣立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武號泣固請嬰不可曰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爲不成也遂自殺

錄曰愚觀程嬰杵臼之立信不愈於里克荀息之事君乎夫

信匪徒不愧其言之難而能始終允濟之難申生未斃之前
荀息尊爲大臣里克親爲太傅非若二子之僅客也使二臣
者黽勉同心圖維其所難分任其所易躬奉世子以出如嬰
之存孤可也身親待命於朝如曰之自誣亦可也旣不能然
而以奚齊卓子更出迭入爲變易之計此正嬰之所謂難者
其幾在於一索又何待於一再弑乎嗚呼呱呱者一孤也堂
堂者君子也信其難則斷者復續信其易則生者反死觀於
四子可見矣若乃下報之說可謂信及幽冥者與

按存孤之事僅見史記其殺朔之由旣與傳異而傳稱朔
子武從莊姬畜于公宮得免初無有所謂嬰與杵臼事也
史記紀事極其疎謬趙朔乃趙衰之孫晉文以女妻衰矣
而謂朔妻成公姊則亦文女曾姊妹行而分配祖孫者乎
且春秋魯成八年書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時爲晉景公
十七年而曰景三年是年卽從韓厥之請立武反田而曰
後十五年事皆不合卽趙世家云屠岸賈爲司寇治靈公
之賊攻趙氏于下宮其事固寔并云殺趙朔趙同趙括趙
嬰齊則與經傳又異蓋馬遷之時厥有國語而左傳未出
遷未之見故周紀諸侯世家寂寥無幾大約據傳聞以錄
之自宋神宗謂杵臼與嬰能存趙祀封侯立廟由是匿孤
之事始大彰著然亦僅存疑案可也

左傳晉囚叔向樂王鮒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云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鮒極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而棄社稷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錄曰愚觀叔向之事而嘆如登之難如崩之易也夫十世宥之者勸善之道也子孫保之者垂統之事也以羊舌氏之族一叔向文之而不足一叔虎敗之而有餘可畏不可恃明矣雖以祁奚之言暫追一身之辱而狼子伯石旋殞其宗安在其十世宥之乎是以君子兢兢業業已雖有善亦不足恃而况淫惰之裔寵利之宗乎今觀二子之釁皆起於中冓之言史雖不明其波及苟欲善其宗者當以此爲殷鑒也

叔向適鄭驪蔑惡欲觀之從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驪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

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

錄曰愚觀古人之好善真若不及而嘆今人之自棄而不務也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貌之不足恃也尚矣且然明之欲見叔向何爲也哉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而竟以善觀見稱知人見取想其下堂之頃執手之間其樂爲何如哉周詩曰旣見君子錫我百朋所獲何啻一雉邪有妻如是亦足樂矣

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寔送之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于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問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惟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寔多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申公亡謂舉寔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錄曰聲子之論楚材與李斯之諫逐客辭意正相同也夫我有材我當憐之我之不憐他人攘之其往事可懼也懲往事

所以戒將來乎建能復今日之伍舉而平不能愛他日之伍奢一旦子胥出奔闔閭謀楚吳人所用之才卽歸生所諷之旨晉復轉而移之於他矣始知班荆道故雖友義之不廢而惜材愛物尤爲國之先圖庶幾怍面交心否之徒而實鑒聽讒近色之禍矣

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國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未獲所仗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錄曰愚觀昔人之立志一何銳今人之操心一何憊也夫一亡一興若彼其不侔也爾亡之我必興之曷如不亡乎自今觀之無極之譖不可回矣伍奢之死不可挽矣舉族喪亡懿親爲戮孝子慈孫之心何其迫切哉使包胥而處此同此心則亦同此覆也及乎郢已入矣仇已反矣楚之宗社不可改也王之草莽不可常也忠臣義士之心又何其篤至哉使子胥而處此同此心則亦同此興也此其信誓之昭昭建立之

表表存諸中者先定籌之事者已熟矣乃若含糊雷同因人成事此碌碌庸人所爲而謂子胥申包爲之與

按傳稱吳入郢時以班次宮謂以班次尊卑分處王與大夫之宮室而公穀不察誤以宮爲室且誤以室爲妻遂有妻楚王母撻平王墓之文後世野史復鋪張而揚厲之邪說甚矣觀吳王子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以王弟奪其宮居之楚鬪辛聞之曰不讓則不和而吳師必亂謂其爭班次以奪宮室爲將亂也至楚王不知有母與否然當奔隨時急取其妹季芊與昇我以出未有舍母而獨取其妹者若大夫之挈室以奔則左氏云藍尹亶涉其孥不與王

舟國語亦有見藍尹載其孥之語而謂楚昭竟棄其母必非人情且以伍員之忠孝大節古今所共知也而好事者謂其撻墓不已甚至鞭屍則是啟封加笞刑及枯骨千古無此異事豈非荒誕不經之尤者乎

史記蘇武李陵俱爲侍中相友善陵後降匈奴武被拘留不屈徙北海廩食不繼至掘野鼠食之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與之約曰羝乳廼得歸陵感此約誓乃置酒謂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謝曰武父子無功德位列將帥封侯常願肝腦塗地今得自効誠甘樂之請勿復言遂相與樂飲數日又曰自分已死王必欲降請畢今日之歡効死於前陵感其誠信喟然嘆曰

嗟乎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沾襟與武訣去

錄曰愚觀李陵蘇武其始不相遠也其終一爲名臣一爲降將爲名臣則圖形麟臺爲降將則甘心草莽然則今之樂孰愈於後之樂乎故節操者天地之大閑富貴者人生之朝露爾雖然陵自取也馬遷之傳寧不愧於心乎遷之薄忠義有由然矣嗚呼羝可乳也腐不可生也不遷之痛而武之說陵尚得爲有人心者哉

漢書山陽范式巨卿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元伯爲友並告歸巨卿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其尅期日及期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

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巨卿仕郡爲功曹元伯忽遘疾卒巨卿夢見元伯曰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日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哉巨卿恍然覺寤馳往赴之未及到而喪已發旣至壙將窆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曰是必山陽范君也旣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

錄曰元伯歿之所感其在巨卿存之所期乎夫存歿有二道誠神無二理是故視之弗見聽之弗聞誠也體物不遺神也惟誠故神惟神故應巫祝且然凡鬼之効靈神之如響皆吾

一氣之精英一身之榮衛振攝運動乎其間彼此相感有不期然而然者向使巨卿千里之約一旦乖違則元伯窆冥之中必相睽隔范母鷄黍之設不如所期則臨窆撫棺之言亦復何望易中孚曰初九虞吉其金鄉汝南之謂乎

按元伯之夢自是誠信所感然有曰至人無夢何以文王九齡之錫見之禮經有曰夢生於因故無夢乘車入鼠穴者何以大槐宮事見之陳翰之記有曰夢生於想何以魯叔孫見牛於未至之前曹人知公強名於未生之際乎然古來夢最有徵如康叔立元漢文得通漢武夢木人被甲宋元夢江使闕門歷皆有驗見之書傳不可勝數要之神

之所通則夢靈神所不至則夢散魏周宣爲曹丕占芻狗以非夢嘗試三占悉應宣云此神靈動君使言與真夢無異卽此理推之而凡爲夢者皆可以是爲徵矣

南陽朱暉父岑少與光武俱學長安有舊及爲帝求問岑已卒乃召暉拜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拔用厲行士時人爲之歌曰疆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同縣張堪本先達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把暉臂曰欲以妻子相托暉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甚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子頡問曰大人不與堪友平生未曾相聞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心也又同郡陳揖早卒有遺腹子

友暉因交善哀之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嘆息從之其信義若此

錄曰自光武嚴光奮乎上而山陽汝南興於下岑與暉亦聞風而起者也過此則絕交之論作矣君子可以觀世變哉

按暉於章帝時徵爲尚書僕射極論均輸之非雖被切責不肯順旨事遂寢洵乎不愧強直之稱矣至其接友之信則當時有二朱焉雲陽令朱勃十二歲時伏波見之爽然自失驚嘆以爲不如及身貴頓忘前言屢加卑侮而勃顧念舊知益用自親密迨薏苡謗興遺骸藁葬舉朝莫敢訟寃而勃獨詣闕上書卒感帝意夫以名位相較則縣令與

僕射誠屬懸絕然其氣誼實自相同故在東京時信義卓然鬱爲一代風俗固二朱爲之倡也

蔡邕作正交論以廣朱穆之志其畧曰正人無淫朋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谷風棄予之怨作其所由來政之缺也自此以降彌以陵替或闕其始終或強其比周疾淺薄而携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者有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覩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而善道之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不患人之

違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其怨矣昔子夏性寬故夫子告以拒人子張性褊故訓之以容衆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穀梁子曰心志不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固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信其善而屏其惡也

錄曰朱公叔絕交之論以矯時之偷薄不得已而有言也蔡邕嘆卓之言以感人之遇已得已而亦言之乎然則黜邪屏惡之義其將忘之邪故又曰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走將從夫孤斯言益以信然至云原其來而知其去所謂以勢交者勢散則去以財交者財

盡而疎也見其始而覩其終所謂愛博而情不專輕諾則必寡信也慎之於是反而推之久交之道思過半矣

魏書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謀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司徒崔浩撰史事被收允將與同罪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帝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爲乎曰臣與浩共爲之太子曰

天威嚴重允小臣逃亂失次耳臣臯問皆云浩所爲帝問允信如所言乎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帝顧謂左右曰直哉此人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忠也遂赦之他日太子讓允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違心苟免非臣本願及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錄曰高伯恭之不負翟黑子信也而不知信以近義爲尚因以可依爲宗翟之贖貨辜恩背義辱命戮之首也罪之魁也是故首實死不首亦死何乃不能括囊而問寸於崔鑒公孫質邪浩之私欲沒公愛憎蔽直人之禍也天之刑也是故刊

布死不刊亦死又何不能見幾而祇異於閔湛郝標邪蓋允雅好佛道而不以吾儒爲依歸未免所信或非其正設有不幸景穆之請不行太武之暴不息徒見其殄瘁而已故宗欽曰允也其聖余曰允也其愚

按春秋定哀多微辭其大者不得不著此外瑣屑宜權重輕蓋爲尊者諱理固當然故易世之後必亟亟於勝國之史廣羅文獻冀以得其實也允旣與浩同被脩史之命自應稍存國體沈約撰宋書多暴揚前失齊主語曰吾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允旣不聞此論而又於刊石之際從無一言格沮彼浩能因允言而悟日月薄蝕五星行

度之非獨不能從允以拒湛標之請邪况云浩但總裁若其著作多出臣手則何不於太武之前昌言史記善惡爲將來勸戒浩所書事寔本史官大體不足爲罪極力論救脫不見聽甘與同死則雖失之於始猶或可追於終乃僅於他日私布之太子之前於心能無有憾乎允不負翟黑子則信矣倘云不負崔浩則未敢輕許也

唐書吳兢張說同領史職監修則天實錄兢直書魏元忠爲相面奏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云后老矣不若奉太子爲久長計太后怒下之獄將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

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比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召說將入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或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左史劉知幾曰無汗青史爲子孫累遂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曰陛下視之在廷猶如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爾他日更引對如前元忠得不死至是修史見之說陰所改竄數字兢終不許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錄曰愚觀古人立信至以數字相凜尚堅意不從矧非禮之請託乎是故君子之處世必期無愧於心無愧於心而後無

求於人說既生負宋璟之慚死兼姚崇之累其仰有愧俯有
忤者多矣縱能祈一兢之陰改其能逃萬世之陽責乎嗚呼
由前而言則爲勢由後而言則爲利勢與利其能確然不惑
者鮮矣豈獨一說乎哉

按文人筆墨最爲寶惜一字之出往往有生死不易富貴
不移者韓熙載爲嚴可求作碑銘不肯更竄一言悉還其
貲韓持國爲富鄭公作墓誌其弟以上怒不測爲諫竟不
爲止况職在史官尤宜直筆自非他文可比昌黎言紀事
過直雖無人禍必有天殃柳州駁辨之甚晰豈可以此易
慮邪故旣任史事自不得畏首尾而持兩端晦庵宋臣而

綱目大書匡亂自立而還爲不沒其實若兢不許張說與
孫盛不屈桓温比烈矣

李華篤信元德秀蕭穎士劉迅之爲人作三賢論曰德秀當以
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
齊愚知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
刻之安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
賓友謀治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鋼使當
廢興去就一生一死間乃見其節德秀以王者作樂崇德天人
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辭以訂商周迅
世史官述禮易書詩春秋爲古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穎

士罪子長不編年而爲列傳後世因之非典訓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獎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爲人師世謂篤論

錄曰愚觀古人尚友之道至人各爲品後世則靡曼而已夫以朋友之道上彌參贊中理經綸下兼述作非區區藝能辭章而已以紫芝之獨行直欲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挹其氣象三代以前人物也茂挺之勁節外彘猶欲師之矧中國乎捷卿之家學皇王之道盡矣况後世乎華之篤信良有以也

按大賢而下不無氣質之偏故交友者貴識其是與不是而效法之鑒戒之夫子所謂思齊內省是也華旣真知三

子之賢而篤信之又能去其所蔽具此識力當無人不爲我針砭矣然三人雖各有病而穎士貶惡太亟最爲害已夫子戒疾不仁之已甚孟子待小人不惡而嚴若處之過亟彼自知不爲公議所容則儉險傾巧何所顧恤凡可以肆擊噬者將無所不用其至矣東漢李膺王允唐之崔胤悉坐此病仁者惡人原存忠厚之心異其同歸於善至事關家國尤宜宛轉慎重以期有濟豈可輕用一往之氣以激成莫解之禍也哉

宋史劉安世與司馬光同年友善登第後辭歸洛光問之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光悅因與從遊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已之要可

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又問行之何先曰自不妄語始自是拳拳弗失終身行之後調洛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爲止然心不自安曰司戶實貪而吾不以誠對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楊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皆則象司馬光旣老羣賢凋喪猶巋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服其賢使小吏吳默持書來啖以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於地下還其書不答

錄曰元城之從温公可謂屢躋屢蹈矣而卒不能變至死猶欲見之地下何也無妄六二曰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苟非一誠相爲始終確然不易未有不爲利祿所動權勢所移者厥後李光以師禮安世舉所聞於温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入正此意也人豈有不自信而能信於人者哉不信於人而能信於地下者哉故曰不誠無物可謂深於聖門之訓得全部中庸之旨者矣

按不妄語非謂無知輕言不合乎理亦非教之直陳已見爲絞爲訐也孔子對昭公爲知禮不爲黨楚人以子證父攘不爲直要使歸乎理之至當則自得其心之所安子雲之言可謂善其通者矣蓋天下是非固有一定卽親知灼

見而或事涉夫荒唐迹鄰乎矯枉暴之適以長亂傳之足以惑人甚至好直忘身正對辱國不思當可之義罔知曲達之權則言雖不妄而所喪寔多其於求誠之功豈有當乎故必博之前言往事以極其變參之人情物理以致其精毋易言毋盡言則庶乎於理無礙而誠之不難矣然其功豈可強制之哉

陳襄自少與其鄉之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爲友皆氣古行高磨礪鐫切相期以天下之重時學者方溺於雕篆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說一切指爲迂闊四人者相與以斯道鳴於海隅聞者始皆笑之竟不爲變自躬行於家以達之州閩人卒信之於是

父兄皆飭其子弟請從之游閩中士人宗之號四先生雖有誕突盜傲不可率者不敢失禮於其門

錄曰是時閩學未開四先生以其躬行實踐倡率鄉人始也至難終也大化迺天啟斯文之運四海不約而同者也

謝良佐切已篤信見二程受學一日明道謂之曰諸君在此相從只是學其言語故心口不相應曷若躬措諸行後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間其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伊川曰何故曰予細點檢得來病痛全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胡文定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伊川喜曰是子力學可謂切問近

引通金 卷之二十一 五
三
思者矣又曰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于人
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余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
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却工夫氣力信得命便養
得氣不挫折

錄曰矜之罪過何以見其大乎禹大聖也曰汝惟不矜天下
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顏大賢也曰願無
伐善無施勞人惟自淺也故以片言自足以寸長自詡惟自
肆也故不知自己不足祇見自己已餘此學者大病終不可
與入道者也今觀上蔡之學所謂高明剛正人所難及者正
在此學者可不省哉可不勉哉

按夫子罕言命而自述則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
無以爲君子蓋人惟不知命則馳騫妄營貪多務得機巧
變詐四出交馳甚者挾其私智以爲天生我才必有用覬
覷非常輒援盡人合天之說求逞已志其去君子固遠矣
而亦有自安於命者百凡誘諸定數見善不爲獎勵莫動
橫命字於胸中而虛度歲月宴然爲天地間一蠹亦何得
謂之知命哉蓋命本於天天命於人有善無惡有正無邪
善者必當力行以全所賦予而不善之端自宜峻絕不使
加乎其身弗爲威屈弗爲利誘乘時而駕兼善天下不過
完此陰隲下民懿德同好之心卽或不幸而艱苦備嘗致

身授命亦無害爲正命而死是則所謂知命者耳故知命之正而信之確則天理常在目前正氣自然剛大何有恐懼憂喜之端懾於外而搖其中以致挫折者哉若良佐之知命斯無愧於君子矣卽其晚與朱震論學謂一部論語只師冕見一章可該大義豈非以一步趨間皆有自然之候非可躡等而施之意與

朱光庭初受學於胡安定告以爲學之本在主忠信遂終身行之後師二程衆方驚異光庭獨信不疑篤學矢志不渝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跡其行事猶有憾焉如公挾者可謂拳拳服膺而弗失者矣

劉絢自髫髻時師事二程明道嘗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伊川亦曰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蓋所受有本末所知造淵微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與李籲志向如一伊川嘗稱二子可大受及相繼早世追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傲而信從二子有力焉

呂大鈞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已任所知信而力可及

則身遂行之不復疑長故識者方之季路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次爲圖籍令可見用雖皆本於載而能自信力行載每嘆爲不可及伊川又云和叔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旣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否不知他旣已不疑而終亦復有疑否也明道遂云何不問他疑甚又云和叔至誠相信心直故篤信也錄曰自孔門教人之後至是學者方知聖人之道而心嚮往之苟非篤信力行卽所謂口耳之學無益於身心安保其不遽變尚能終身行之乎此在道學之門至爲切要而孔曾商若惓惓於論語者復得見矣

按三子皆從學二程其所得並可見之行事而和叔井田兵制次爲圖籍令可見用真致治之本也蓋治天下不外兵農禮樂禮樂百年後興兵農富強首務然三代以後兵制惟唐府兵立法最善其井田必與學校表裏今井田不可復矣而厚民生之術必在勸農桑以開其源崇儉朴以節其流輕賦役而並飭輕佃戶之租凡私租所入約止倍公家之賦俾業田者半以奉公半以自給則田多者無大利而佃戶得贏民相趨於力作田可漸均矣其惰農及游食者別其衣冠以示耻辱亦可激之使勤本也夫古來道德之士身率妻子芸鋤隴上布蔬自甘剪韭供客人皆敬

而傳之乃世人見帶經而鋤以爲駭縕袍以爲羞賓無酒肴以爲吝非惟人相耻笑亦且不肯自安薄俗如此蓄積其何有乎要在封疆大吏暨鄉先達以身爲倡凡吉凶之禮衣服賓宴各循品節而又嚴諭胥史僕隸責其首先奉行則小民庶幾知好惡之正自不敢僭踰耳學校久廢弛矣而厚民生以正民德者必在重撫字以移其俗勵廉隅以維其風慎選舉而務選德行之士凡學使所收兼采鄉黨之譽俾充弟子員者考其文章參之品詣則行修者獲升聞而儲材待用野不致有遺賢人胥鼓舞矣其冥頑而奔競者寧無觀感以冀弋獲亦可化而爲馴良也夫古來

循卓之吏號稱慈父或曰神君優禮賢才周知情僞相習猶一家者乃今耑事催科以爲最苞苴以爲豐刑名督責以爲能非惟已心所安亦且無暇他及吏治如是古道其能復乎要擇封疆大臣與各方面以尊維卑凡幅幘以內承流宣化精白乃心而於賓興大典不避嫌怨以爲之防則膠序庶幾知登俊之公自講求寔學耳此法果行將見力田多而惰農少士風厚而民俗敦四方無虞兵可簡汰而僅留精壯華縟不事商因抑末而漸返本淳久安長治之道豈外是哉

尹焯字彥明從遊伊川之門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黨人議焯

歎曰是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劉豫僭位以禮聘之焯懼其
污已自商州奔蜀止于涪涪故伊川讀易地也因闢三畏齋以
居大闡伊川之教侍讀范仲舉以自代詔使至涪辭不獲乃爲
文告於伊川祠而去行至九江聞司諫陳公輔復疏攻程氏學
焯止不進上奏曰竊見臣僚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臣實師頤
自信甚篤使濫列經筵舍其所學則是上欺君父不敢奉詔張
浚復表其拒僞命之節所學有大過人令守臣敦趣津送至國
門復以疾辭高宗曰尹焯可謂恬退矣

錄曰中庸云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不悅乎親不信乎朋友
和靖有母知祿養不如善養之賢則和靖益知狗君不若守
道之貴矣是衆賢之薦以其學有根本母氏之悅以其窮不
失正也一信友間而獲上悅親皆應之斯理豈誣也哉

按焯於靖康初种師道薦其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不欲
留賜號和靖處士歸紹興四年以范仲薦充崇政殿說書
會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舉以自代除太常卿疏斥秦檜
和議之非且移書責檜以激其怒十一年始聽致仕生平
不著一書止持守伊川之說雖險阻得喪膠轄萬變日陳
乎前而篤信謹守生死不移豈得以奉母命看金光明經
與同衆迎觀音一節謂其惑哉

楊萬里初見張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

淳熙十二年地震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矣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自古之弊大率如此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謂本原者遷東宮侍讀會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爲馬孝宗不悅曰萬里視朕爲何如主出知筠州韓侂胄用事欲罔羅四方名士嘗築南園屬爲之記辭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胄僭權益甚至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故凡時政皆不

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用兵啟釁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姦臣無上動兵殘民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筆落而逝光宗嘗爲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先生

錄曰張忠獻之於誠齋猶范文正之於橫渠也古人成就後學每每如此向使揭之於齋而不能信之於已將不徒然乎今觀應詔所陳懇懇乎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之旨監國之疏切切乎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言至於抗論留張栻連章表朱熹雖蒙禍且不避焉侂胄之浼已頤浩之負國雖至死尚甘心焉豈非斃而後已者乎誠齋之名端不負矣

按南渡之不復振非獨秦檜之罪張浚不能無責焉當苗

劉誅後高宗銳意恢復浚以陝蜀爲急是也然金兵屯聚江淮而行在駐蹕逼居建康臨安之間以事勢論自宜急淮而緩蜀况有劉子羽吳玠在西川不足憂也卽欲從關陝入則當嚴師江上虛張聲勢以牽制之而別遣名將精兵如劉岳輩度散關畧河南使彼首尾不支自當棄去計不出此而合五路兵于富平令金得撤淮兵以赴援一戰喪師河洛震動自此金之攻蜀日益急而東西無犄角之勢矣至於淮安之師王德卮瓊已有詔書受岳飛節制而飛又面奏方畧欲從京洛入潼關號召五路叛將以攻汴京此勝算也高宗已許不從中制矣而浚輒更卮瓊之軍

命王德爲都統使呂祉叅之飛策其必敗也又艱然疑其欲得兵柄竟不信從卒之酈瓊畔呂祉死而淮上之軍勢於是益弱矣孝宗受禪雖有卧薪嘗膽之志而其時非紹興之時也一則和盟久定武備懈弛二則宿將畧盡帷幄無人而浚志銳才疎徒委大事於顯忠宏淵輩及符離一敗而天下事愈不可爲矣浚雖終身阻抑和議然使和議不成浚能必兩京之可恢復乎至於殺曲端引秦檜排李綱趙鼎量福識闇其於正心誠意之學何有哉浚子敬夫爲世大儒故史臣傳浚多所溢美至比之諸葛武侯烏足爲信史哉

何基篤信好學父伯棗爲臨川縣丞時黃榦適知縣事伯棗見其子而師事焉榦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凡所讀必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須掃蕩胸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讀易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之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其確守師訓精義造約如此及王栢爲弟子高明勁識弘論英辨質問疑難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

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屢辟召不起卒年八十一諡文定

錄曰孔子曰篤信好學釋之者曰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此何王二先生之傳所以不失其本也嗚呼西河之旨親得大聖之宗者也而其徒駸駸失之矧經僞學之厲禁乎哉此其所以謹之又謹十往返不變以待其定也

按古人立言各有原委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多矣若徒參以己意預有成見橫積胸中縱使疊疊可悅人目未免牽強扭合言愈暢而旨愈晦本愈失要皆立異之

過也夫世之好立異者一則務復古以鳴高一則務趨時以眩俗學者厭常喜新一聞是論以爲得未會有轉相傳說遂爲不刊之典九原可作能不反唇相稽一遇識者畧經駁辨必至嗒然喪其所懷茫無以應究何益哉夫子修魯史闕其所疑朱子章句大學易箴之際猶改定誠意章序次聖賢用心不苟如此觀子恭文集三十卷中間與會之問難者十八卷彼恃其弘論英辨而來徐以平心易氣解之始終不變其說卒能致其中心信向所謂隨事誘掖者以此

王栢大父師愈官崇政殿說書父瀚官朝奉郎俱得伊洛之學

栢少慕諸葛亮爲人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源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更名魯齋聞同邑何基得朱熹之傳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中心信向質寔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栢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

刪詩容或有存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退何彼
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
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
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
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卒諡文憲

錄曰會之反身徇理可謂學也確矣而卒以高明卓識稱者
豈非愚必明柔必強乎其著書特多問辨特富非無所本也
是以學者貴於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該博矣雖
然長嘯亦主靜徒也不主靜則不能致遠而研精理性與立
志居敬一而二也夫

金履祥自幼信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栢從登何基之堂嘗問
爲學之方栢告以莫先立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
內此爲學之大方也時宋事已不可爲遂絕意進取平居獨處
終日儼然所謂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者信乎自在至
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嘗謂司馬光作資治
通鑑劉恕爲外紀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
足傳信自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春秋非玉帛之
使則魯史不書聖人筆削無得而加也乃用邵子皇極經世曆
胡氏皇王大紀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
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一

書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輒加訓釋以裁其義多先儒所未發
既成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
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
不作也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剛
正似謝上蔡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卒諡文安

錄曰仁山之論道原其愚之論小司馬乎太史公明言尚書
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貞奈何復補之乎由是天皇地皇人皇女媧燧人盤古諸氏
紛紜不一皆貞之作俑也至胡五峯雙峯號爲儒者復舛錯
謬戾何怪秦博士梁武帝乎若少微家塾並載盤古等六氏

於前伏羲等八氏於後總一十四氏不知孰爲三皇孰爲五
帝今當一切削去以前編爲定可爾

許謙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
醯醬既加則酸醎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
學無以感發子邪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書
無不讀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或有未安亦不苟同也嘗謂學者
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其
讀詩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
存其逸義旁采遠援而以已意終之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倣史
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司馬光卒

蓋以爲光卒則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又有自省編書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已而開門講學遠自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不憚來受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獨以身任正學之重一時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云卒諡文懿

錄曰學貴精進惟信之篤則進之勇若今日不學云有來日今年不學云有來年優游怠忽我身已老則雖讀萬卷書而猶然故我儒者中亦何貴有若人哉其不可書則不爲卽白雲精進所在事理當前必審處而得其正可知日以繼日如山之登積中而形著明動自不能已矣學者推原統緒以爲

考亭世適有以也夫

按歷朝書史僅列儒林至宋始有道學之目蓋通天地人曰儒備五常曰道儒以人言道以理言觀禮儒行所稱戴仁抱義篤行不倦見死不更其守故魯國千乘儒止一人儒名豈易副哉第後世命儒冒濫致以儒相詬病遂爲有華少實之通稱而有宋真儒輩出關閩濂洛愈傳而道愈弘其踐履亦愈篤實誠不愧道學二字故名由此起非真儒之外別有所謂道學也夫道學至宋章明而勉齋得統考亭何王金許以次相承推衍緒說微言奧義毫髮無遺其所產並在浙東婺州之地吾浙人文區藪聰明特拔之

士累葉多有宜乎親近熏炙爲力較易乃數百年來未聞有真正道學之儒志紹往開來之責者此其故何也大約咕嗶之徒多銳意用世專攻制舉業期於僥倖一得而止其中致君澤民理亂輔治經緯萬端尚未及識其大畧寧有躬行心得之學者乎其自以爲高者則思留名身後於是馳騁上下縱橫古今著作脫手盈筭累篋如漢之博唐之大究之不過誇多鬪靡無關身心性命之原其於正學奚裨乎至於自命道學者間不乏人蓋其天資本高立志甚廣辨論足以推倒人豪名望足以傾動方國如楊袁舒沈接踵明州以冥悟爲宗風以前言爲糟粕雖與何王金

許先後並峙然其言愈高其旨愈晦人且將以道學爲詬病矣夫學必踐履而實道不却物以求試思欲修一己之身寧外五倫之道欲盡人倫之道寧外五常之理使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五常或缺其一則倫有未盡五倫偶有一之未盡則身豈得言修有志之士必心契道統之淵源力窮聖學之旨要由隱微而至言動自家庭而達國與天下務居敬以窮理明善以復性不好異不欲速銖累寸積日盛月新以至豁然貫通明體達用雖遺大投艱亦左右逢源滔滔乎取諸其懷而優裕是爲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豈非爲學之極軌哉數君子之學不事表暴而

闇然日章傳之至今精神弗昧今其成書具在吾黨距世
不遙所居又近自必有拔流俗之見奮起而昌明之以維
將墜之緒固斯道之大幸而前人所亟望者也

道錄卷之二十五終

何然曰章傳之王今猶謂之章公其亦
不遠所法又且曰必存後世公之見余
將自之相與斯道之大幸而前人所謂
也

卷之二十五終

